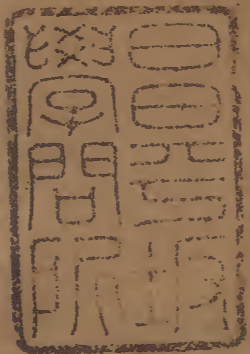


明史

傳百九十二之三



漢書門類			
二一六	二一七	二一八	二一九
函	函	函	函
五〇	四〇	三〇	二〇
架	架	架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二一六	二一七	二一八	二一九
函	函	函	函
三〇	二〇	一〇	〇
架	架	架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67
冊數	120 (109)	
函號	281	37

百八



明史卷三百四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淺草文庫

宦官

明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稍備員矣然

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

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鑄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

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闍

供事人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嘗用

杜安道爲御用監安道外臣也以鑷工侍帝數十年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纘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啓口而退太祖愛之然亡他寵異後遷出爲光祿寺卿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內侍使河州市馬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竊建文帝嗣位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爲忠於已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卽位後遂多所委任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爲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後勢成積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雖間有賢者如懷恩李芳陳矩輩然利一而害百也今撫其有關成敗者作宦官傳

鄭和侯顯

金英興安  
范弘等

王振

曹吉祥劉永誠

懷恩

草吉

汪直

梁芳

錢能等

何鼎鄧原

李廣

蔣琮

劉瑾

張永

谷大用

魏彬等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

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悅。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大敗其衆。禽祖義。獻俘戮於都市。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和舟。和覘賊大衆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

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是時交趾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讐來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刺其前僞王子蘇幹刺者方謀弑主自立。怒和賜不及已率兵邀擊官軍。和力戰追禽之。喃渤利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冬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十九年春復往。明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和齎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瓜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刺加渤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

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侯顯者司禮少監帝聞烏思藏僧尚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命顯齋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四月奉使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詔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見奉天殿寵賚優渥儀仗鞍馬什器多以金銀爲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天花甘露甘雨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賀學士胡廣等咸獻聖孝瑞應歌詩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給印誥制如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再宴奉天殿顯以奉使勞擢太監十一年春復奉命賜西番尼八刺地湧塔二國尼八刺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表貢方物詔封國王賜誥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刺諸國復命顯率舟師以行其國卽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絕遠其王賽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帝大悅錫予有加榜葛

刺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  
侵榜葛刺賽佛丁告於朝十八年九月命顯往宣諭賜  
金幣遂罷兵宣德二年二月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斯  
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途遇寇劫督將士  
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錄功陞賞者四百六十餘人顯有  
才辨強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

金英者宣宗朝司禮太監也親信用事宣德七年賜英  
及范弘免死詔辭極褒美英宗立與興安並貴幸及王  
振擅權英不敢與抗正統十四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  
院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

坐自是六年一審錄制皆如此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  
震邲王使英安等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瑄倡議南遷安  
叱之令扶瑄出大言曰敢言遷者斬遂入告太后勸邲  
王任于謙治戰守或曰叱瑄者英也也先入寇至德勝  
門景帝敕安與李永昌同于謙石亨總理軍務永昌亦  
司禮近侍也景泰元年十一月英犯賊罪下獄論死帝  
令禁錮之終景帝世廢不用獨任安也先遣使議和請  
迎上皇廷議報使帝不懌令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  
使孰可者孰爲文天祥富弼詞色俱厲尚書王直面折  
之安語塞及遣都給事中李寔往敕書不及迎上皇寔

驚走白內閣遇安安復詬曰若奉黃紙詔行耳他何預及易儲人遂疑安預謀矣安有廉操且知于謙賢力護之或言帝任謙太過安曰爲國分憂如于公者寧有二人英宗復辟盡磔景帝所用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謂其與王竑構邪議易太子且與于謙王文謀立外藩於是給事御史皆言安與誠良等爲黨宜同罪帝宥之但奪職是時中官坐誅者甚衆安僅獲免云安佞佛臨歿遺命春骨爲灰以供浮屠范弘交趾人初名安永樂中英國公張輔以交童之美秀者還選爲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與焉占對爛雅成祖愛之敕令讀書涉經史善筆札侍仁宗東宮宣德初爲更名累遷司禮太監偕英受免死詔又偕英及御用太監王瑾同賜銀記正統時英宗眷弘嘗目之曰蓬萊吉士十四年從征歿於土木喪歸葬香山永安寺弘建也而王瑾至景泰時始卒瑾初名陳蕪宣宗爲皇太孫時朝夕給事及卽位賜姓名從征漢王高煦還參預四方兵事實賚累巨萬數賜銀記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又賜以兩宮人官其養子王椿其受寵眷英弘莫逮也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解日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統時重



建三殿治楊村河並有功景泰中治張秋河道卒囊無十金阮浪至景帝時爲御用監少監英宗居南宮浪入侍賜鍍金繡袋及鍍金刀浪以贈門下皇城使王瑤錦衣衛指揮盧忠者險人也見瑤袋刀異常製醉瑤而竊之以告尚衣監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謀復位景帝下浪瑤詔獄忠證之浪瑤皆磔死詞終不及上皇英宗復辟磔忠及平而贈浪太監

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爲局郎初太祖禁中官預政自永樂後漸加委寄然犯法輒置極典宣宗時袁琦令阮巨隊等出外採辦事覺琦磔死巨隊等皆斬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誅之諸中官以是不敢肆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權遂越金英等數人掌司禮監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而振得因以市權然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政內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至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榮已先卒士奇以子璉論死不出溥老病新閣臣馬愉曹鼐勢輕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西南騷動侍講劉球因雷震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

獄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不禮振振摭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至荷校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振惡賤已同類下璟獄怒霸州知州張需禁飭牧馬校卒逮之並坐需舉主王鐸又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瑞於長安門所忤恨輒加罪謫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敕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昧賂輳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諂擢本部侍郎兵部尚書徐晞等多至屈膝其從子山林至廢都督指揮私黨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並肆行無忌久之構覺瓦剌振遂敗瓦剌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師也先貢馬振減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廷臣交諫弗聽至宣府大風雨復有諫者振益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尚書鄺埜王佐忤振意罰跪草中其黨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諫振終弗從八月己酉帝駐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以敵勢告振始懼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道紫荆關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鄉稼復改道宣府軍士紆迴奔

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乃爲亂兵所殺敗報聞百官慟哭都御史陳鑑等廷奏振罪給事中王竑等立擊殺馬順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變王山於市並振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千餘株他珍玩無算先是郭敬鎮大同歲造箭鏃數十甕以振命遺瓦剌瓦剌輒報以良馬及帝親征西寧侯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爲前鋒遇敵陽和敬又撓使敗至是逃歸亦坐誅英宗復辟顧念振不置用太監劉恆言賜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賜祠曰精忠而振門下曹吉祥復以奪門功有寵顯政

曹吉祥灤州人素依王振正統初征麓川爲監軍征兀良哈與成國公朱勇太監劉永誠分道又與寧陽侯陳懋等征鄧茂七於福建吉祥每出輒選達官跳盪卒隸帳下師還畜於家故家多藏甲景泰中分掌京營後與石亨結帥兵迎英宗復位遷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嗣子欽從子鉉鐸鏞等皆官都督欽進封昭武伯門下厮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石亨埒時並稱曹石二人惡言官有言共譖於帝命吏部尚書王翱察核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不及者調用於

是給事何玘等十三人改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  
人改知縣會有風雷雨雹之變帝乃悟悉還其職未幾  
二人爭寵有隙御史楊瑄張鵬劾之吉祥乃復與亨合  
乘間懇帝帝爲下瑄等詔獄而逮治閣臣徐有貞李賢  
等事具賢傳承天門災帝命閣臣岳正草罪已詔詔語  
激切吉祥亨復懇正謗訕帝又謫正欲益張朝野爪目  
久之帝覺其奸意稍稍疑及李賢力言奪門非是始大  
悟疎吉祥無何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  
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諸達官恐吉祥敗而已隨黜退  
也皆願盡力效死欽問客馮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  
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天順五年七  
月欽私掠家人曹福來爲言官所劾帝令錦衣指揮逢  
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令  
復爾始矣謀遂決是時甘涼告警帝命懷寧侯孫鏜西  
征未發吉祥使其黨掌欽天監太常少卿湯序擇是月  
庚子昧爽欽擁兵入而已以禁軍應之謀定欽召諸達  
官夜飲是夜鏜及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  
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趣鏜由長安右門隙投疏入帝急  
繫吉祥於內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門閉弗啓欽知亮逸  
中夜馳往逢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東朝房以杲頭示

賢曰杲激我也。又殺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墻。甃石塞諸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鏜遣二子急召西征軍擊欽於東長安門。欽走攻東安門道。殺瑾。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鏜勒兵逐欽。斬鉉。鏜鏜子軌斫欽中膊。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遂殺鐸。盡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於市。湯序馮益及吉祥姻黨皆伏誅。馬亮以告反者。授都督。英宗始任王振。繼任吉祥。凡兩致禍亂。其他宦者若跛兒干亦失合喜寧。韋力轉牛玉之屬。率兇狡土木之敗。跛兒干喜寧皆降敵。跛兒干助敵反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爲敵使至京。有所需索。景帝執而誅之。喜寧數爲也。先畫策索賞賜。導入邊寇掠。上皇患之言於也。先使寧還京索禮物。而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邊。臣至獨石叅將楊俊禽寧。送京師。景泰元年三月。磔於市。亦失哈鎮遼東。敵犯廣寧。亦失哈禁官軍勿出擊。百戶施帶兒降敵。爲脫脫不花通於亦失哈。正統十四年冬。帶兒逃歸。巡按御史劉孜並劾亦失哈及他不法事。景帝命誅帶兒。而置亦失哈不問。韋力轉者性淫毒。鎮守大同。多過惡。銜軍妻。不與宿杖死。其

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殺養子天順元年工部侍郎霍瑄發力轉僭用金器若王者及強娶所部女爲妾諸不法事帝怒執之下錦衣衛獄旣而宥之牛玉事詳吳廢后傳其與吉祥分道征兀良哈者劉永誠永樂時嘗爲偏將累從北征宣德正統中再擊兀良哈後監鎮甘涼戰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團營英宗復辟勒兵從官其嗣子聚成化中永誠始卒

○懷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綸族弟也宣宗殺綸並籍恩父太僕卿希文家恩方幼被宮爲小黃門賜名懷恩憲宗朝掌司禮監時汪直理西廠梁芳韋興等用事恩班在前性忠鯁無所撓諸奄咸敬憚之員外郎林俊論芳及僧繼曉下獄帝欲誅之恩固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歸稱疾不起帝怒解遣鑿視恩卒釋俊會星變罷諸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留馬房傳奉者帝許之敏謁恩恩大罵曰星變專爲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爲汝壞天雷擊汝矣敏愧恨遂死進寶石者章瑾求爲錦衣衛鎮撫恩不可曰鎮撫掌詔獄奈何以賄進當是時尚書王恕以直諫名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憲宗末惑萬貴妃言

日身卷三十四 列傳 三十三  
欲易太子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孝宗立召歸仍掌  
司禮監力勸帝逐萬安用王恕一時正人彙進恩之力  
也卒賜祠額曰顯忠同時有覃吉者不知所由進以老  
奄侍太子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  
憲宗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  
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亟手孝經  
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  
佛書誕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  
正始吉有力焉

○汪直者大藤峽徭種也初給事萬貴妃於昭德宮遷御  
馬監太監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宮中妖人李子龍以符  
術結太監韋舍私人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  
外事直爲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  
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明年設西廠以直  
領之列官校刺事南京鎮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  
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詰之力朋擊典史折其齒  
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力朋後得倖免而帝  
以此謂直能摘姦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爲心  
腹屢與大獄建寧衛指揮楊暉故少師榮曾孫也與父  
泰爲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璵所璵爲請瑛瑛陽

諾而馳報直直卽捕矚與考訊三琶之琶者錦衣酷刑也骨節皆寸解絕而復甦矚不勝苦妄言寄金於其叔父兵部主事士偉所直不復奏請捕士偉下獄并掠其妻孥獄具矚死獄中泰論斬士偉等皆謫官郎中武清樂章行人張廷綱參政劉福等皆無故被收案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詈雞狗瑣事輒寘重法人情大擾直每出隨從甚衆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權燄出東廠上五月大學士商輅與萬安劉珝劉吉奏其狀帝震怒命司禮太監懷恩置吉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言疏出誰意輅口數直罪甚悉因言臣等同心一意爲國除害無有先後珝慷慨泣下恩遂據實以奏項之傳旨慰勞翼日尚書忠及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罷西廠使懷恩數直罪而宥之令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直因言閣疏出司禮監黃賜陳祖生意爲楊矚報復帝卽斥賜祖生於南京御史戴縉者佞人也九年秩滿不得遷窺帝旨盛稱直功詔復開西廠以千戶吳綬爲鎮撫直燄愈熾未幾令東廠官校誣奏項忠且諷言官郭鏜馮貫等論忠違法事帝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衆知出直意無敢違竟勒忠爲民而左



都御史方賓亦失直旨褫職大學士輅亦罷去一時九卿劾罷者尚書董芳薛遠及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人以所善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陳鉞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五年秋詔直巡邊率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箠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囊韃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厨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惟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而密奏直巡邊擾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馬文升方撫諭遼東直至不爲禮又輕鉞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勢傾天下直年少喜兵陳鉞諷直征伏當加立邊功自固直聽之用撫寧侯朱永總兵而自監其軍師還永封保國公鉞晉右都御史直加祿米又用王越言詐稱亦思馬因犯邊詔永同越西討直爲監軍越封威寧伯直再加祿米已伏當加寇遼東亦思馬因寇大同殺掠甚衆遼東巡按強珍發鉞奸狀直右鉞謫珍於是惡直者指王越陳鉞爲二鉞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旁人問之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忻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猶未敢攻直也會東廠尚銘獲

賊得厚賞直忌且怒銘不告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  
祕語奏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始疎直十七年秋  
命直偕越往宣府禦敵敵退直請班師不許徙鎮大同  
而盡召將吏還獨留直越直既久鎮不得還寵日衰給  
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擾請仍罷西廠閣臣萬安亦力言  
之而大同巡撫郭鏜復言直與總兵許寧不和恐悞邊  
事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尋  
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而褫逐其黨王越戴縉吳綬等  
陳鉞已致仕不問韋瑛後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  
良死縉由御史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越鉞頗以材  
進縉無他能工側媚而已西廠廢尚銘遂專東廠事聞  
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  
不至帝尋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  
不盡而陳準代爲東廠準素善懷恩旣代銘誠諸校尉  
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預也都人安之  
梁芳者憲宗朝內侍也貪黷諛佞與韋興比而諂萬貴  
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等爭假  
採辦名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也妖人李孜省僧繼  
曉皆由芳進共爲姦利取中旨授官累數千人名傳奉  
官有白衣臘至太常卿者陝西巡撫鄭時論芳被黜陝

民哭送之。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後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刑部員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繼曉下獄。久之，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及韋興曰：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會泰山累震，占者言應在東朝。帝懼，乃止。孝宗立，謫芳居南京，尋下獄。興亦斥退。正德初，羣奄復薦興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尚書劉大夏給事中周璽、御史曹來旬諫不聽。興遂復用，而芳卒廢以死。錢能芳黨也。憲宗時，鄭忠鎮貴州，韋朗鎮遼東，能鎮雲南，竝恣縱而能尤橫。貴州巡撫陳宣劾忠，因請盡撤諸鎮監。帝不允，而雲南巡按御史郭陽顧上疏，譽能請留之。雲南舊制，安南貢道出廣西，後請改由雲南，弗許也。能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請遣指揮使郭景往諭其王，詔從之。能遂令景以玉帶綵繒犬馬遺王，給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乃去。復遣景與指揮盧安等索寶貨於干崖，孟密諸土司至，逼淫曩罕弄女孫許爲奏，授宣撫。踰三年，事發，詔巡撫都御史王恕廉之。捕景赴井死，再遣刑部郎中鍾蕃往按事，皆實。

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於法指揮姜和李祥不就逮能復上疏爲二人求宥帝曲從之巡按御史甄希賢復劾能杖守礦千戶一人死亦不罪召歸安置南京復夤緣得南京守備時恕爲南京參贊尚書能心憚恕不敢肆久之卒韋眷王敬亦芳黨眷爲廣東市舶太監縱賈人通諸番聚珍寶甚富請以廣南均徭戶六十隸市舶布政使彭韶爭之詔給其半眷又誣奏布政使陳選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逆眷者弘治初眷因結蔡用妄舉李文貴冒紀太后族降左少監撤回京事詳紀太后傳王敬好左道信妖人王臣使南方挾臣同行僞爲詔括書畫古玩聚白金十萬餘兩至蘇州召諸生使錄妖書且辱之諸生大譁巡撫王恕以聞東廠尚銘亦發其事詔斬臣而黜敬充孝陵衛淨軍

何鼎餘杭人一名文鼎性忠直弘治初爲長隨上疏請革傳奉官爲儕輩所忌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嘗侍內庭宴帝如廁鶴齡倚酒戴帝冠鼎心怒他日鶴齡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無人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獄問主使鼎曰有問爲誰曰孔子孟子也給事中龐泮御史吳山及尚書周經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先後論救帝以后故俱不納后竟

使太監李廣杖殺鼎帝追思之賜祭勒其文於碑是時中官多守法奉詔出鎮者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劉清皆廉潔愛民兵部上其事賜敕旌勵又有司禮太監蕭敬者歷事英宗憲宗諳習典故善鼓琴帝嘗語劉大夏曰蕭敬朕所顧問然未嘗假以權也獨李廣蔣琮得帝寵任後二人俱敗而敬至世宗朝年九十餘始卒

李廣孝宗時太監也以符籙禱祀蠶帝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鉅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後遶之給事葉紳御史張縉等交章論劾帝不問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卽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結廣者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解乃寢勿治廣初死時司設監太監爲請祠額葬祭及是以大學士劉健等言罷給祠額猶賜祭蔣琮大興人孝宗時守備南京沿江蘆場舊隸三廠成

化初江浦縣田多沉於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  
以補沉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又瓦屑壩廢地及石城門  
外湖地故不隸三廠太監黃賜爲守備時受奸民獻俱  
指爲蘆場盡收其利民已失業而歲額租課仍責償之  
民孝宗立縣民相率愬於朝下南京御史姜綰等覆按  
弘治二年綰等劾琮與民爭利且用揭帖抗詔旨琮條  
辨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及南京諸司違法事  
給事中韓重因星變請斥琮及太監郭鏞等以弭天怒  
未報而太監陳祖生復奏戶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  
私種南京後湖田事後湖者洪武時置黃冊庫其中令  
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歲久湖塞錦向  
於湖灘稍種蔬伐葦給公用故爲祖生所奏事下南京  
法司適郭鏞奉使兩廣道南京往觀焉御史孫紘等因  
劾鏞擅遊禁地鏞怒歸愬於帝言府尹楊守隨勘錦向  
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帝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寺  
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并覆綰琮訐奏事明年奏上褫  
錦職謫守隨向以下官有差又勘琮不當受獻地私囑  
勘官所訐事皆誣綰等劾琮亦多不實竝宜逮治詔逮  
綰等御史伊宏給事中陳璠等皆言不宜以一內臣而  
置御史十人於獄不聽綰等鑄級調外而宥琮不問時

劉吉竊柄素惡南京御史劾已故興此獄尚書王恕李敏給事中趙竑御史張賓先後言琮縮同罪異罰失平亦不納琮由是益無忌久之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琮竟免死充孝陵淨軍

○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孝宗時坐法當死得免已得侍武宗東宮武宗卽位掌鐘鼓司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竝以舊恩得幸人號八虎而瑾尤狡狠嘗慕王振之爲人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

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孝宗遣詔罷中官監鎗及各城門監局瑾皆格不行而勸帝令內臣鎮守者各貢萬金又奏置皇莊漸增至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外廷知入人誘帝游宴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驟諫不聽尚書張昇給事中陶諧胡煜楊一瑛張禴御史王渙趙佑南京給事御史李光翰陸崑等交章論諫亦不聽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健遷等復連疏請誅瑾尸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繼之帝不得已使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王岳至閣議遣瑾等居南京三反健等執不可尚書許進曰過激將有變健不從王岳者素謇直與太

監范亨徐智心嫉八人具以健等語告帝且言閣臣議是健等方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而吏部尚書焦芳馳白瑾瑾大懼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環泣帝心動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禮監永成掌東廠大用掌西廠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淨軍旦日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變於是健遷東陽皆求去帝獨留東陽而令焦芳入閣追殺岳亨於途筆智折臂時正德元年十月也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諸事中呂翀劉蒞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守備南京武清伯趙承慶府尹陸珩尚書林瀚皆以傳翀蒞疏得罪珩瀚勒致仕削承慶半祿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御史陳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復以救銑等謫杖有差瑾勢日益張毛舉官僚細過散布校尉遠近偵伺使人救過不贍因顯擅威福悉遣黨奄分鎮各邊敘大同功遷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餘人又傳旨授錦衣官數百員通鑑纂要成瑾誣諸翰林纂修官謄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謄超拜官秩駿由光祿卿擢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數人



裝潢匠役悉授官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  
郎中劉繹張瑋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參議吳廷舉等  
竝撫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戍之其餘枷死者無數錦衣  
獄徽纆相屬惡錦衣僉事牟斌善視獄囚杖而錮之府  
丞周璽五官監候楊源杖至死源初以星變陳言罪瑾  
者也瑾每奏事必偵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  
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二年三月瑾召  
羣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大臣則大學士劉健謝遷  
尚書則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部曹則郎中李夢陽  
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詞臣則檢討劉瑞言路則  
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滂艾洪呂紳任惠李  
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  
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諸李熙王蕃葛浩陸崑  
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  
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皆海內  
號忠直者也又令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  
令文臣毋輒予封誥痛繩文吏寧王宸濠圖不軌賂瑾  
求復護衛瑾子之濠反謀遂成瑾不學每批答章奏皆  
持歸私第與妹婿壻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  
參決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東陽頰首而已當是時

瑾權擅天下威福任情有罪人溺水死乃坐御史匡翼之罪嘗求學士吳儼賄不得又聽都御史劉宇讒怒御史楊南金乃以大計外吏奏中落二人職授播州土司楊斌爲四川按察使令奴壻閻潔督山東學政公侯勲戚以下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濬率屬跪謝乃已遣使察覈邊倉都御史周南張鼐馬中錫湯全劉憲布政以下官孫祿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張翼郎中劉繹王蓋等竝以赦前罪下獄追補邊粟憲至瘐死又察鹽課杖巡鹽御史王潤逮前運使甯舉楊奇等察內甲字庫謫尚書王佐以下百七十三人復創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擿發輸邊故尚書雍泰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都御史楊一清李進王忠侍郎張縉給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喬恕聶賢曹來旬等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其年夏御道有匿名書詆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盡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申救瑾亦微聞此書乃內臣所爲始釋諸臣而主事何欽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暍死是日酷暑太監李

榮以冰瓜啗羣臣瑾惡之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爲好男子柰何枉累他人瑾怒卽日勒榮閒住而逐偉南京時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瑾復立內行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又悉逐京師客傭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致亂都給事中許天錫欲劾瑾懼弗克懷疏自縊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其黨張綵曰今天下所餽遺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京師而歸則以庫金償公柰何斂怨貽忠瑾然之會御史歐陽雲等十餘人以故事入賂瑾皆舉發致罪乃遣給事御史十四人分道盤察有司爭厚斂以補帑所遣人率阿瑾意專務搏擊劾尚書顧佐侶鍾韓文以下數十人浙江鹽運使楊奇逋課死至鬻其女孫而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以無重劾下獄奎彧枷且死李東陽疏救始釋爲民希曾等亦皆杖斥忤意者謫斥有差又矯旨籍故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黃景尚書秦紘家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冤號遍道路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遷秩瑾惡翰林官素不下已調侍講吳一

鵬等十六人南京六部是時內閣焦芳劉宇吏部尚書張綏兵部尚書曹元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皆為瑾腹心變更舊制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緩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都指揮以下求遷者瑾第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兵部卽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入卽不問有反陞擢者又遣其黨文邊塞屯地誅求苛刻邊軍不堪焚公廨守臣諭之始定給事中高滂文滄州所劾治六十一人至劾其父高銓以媚瑾又以謝遷故令餘姚人毋授京官以占城國使人亞劉謀逆獄裁江西鄉試額五十名仍禁授京秩如餘姚以焦芳惡華故也瑾又自增陝西鄉試額至百名亦為芳增河南額至九十名以優其鄉士其年帝大赦瑾峻刑自如刑部尚書劉璟無所彈劾瑾詒之璟懼劾其屬王尚賓等三人乃喜給事中鄒夔核榆林功懼失瑾意自縊死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為律令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鐸反檄數瑾罪瑾始懼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為總督討之初與瑾同為八虎者當瑾專政時有所請多不應永成大用等皆怨瑾又欲逐永永以譎免及永出師還欲因誅瑾一清為畫策永意遂決瑾好

招致術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從孫二漢當大貴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以甲仗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爲造弓弩瑾皆藏於家永捷疏至將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永慮有變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鑪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永成等亦助之遂執瑾繫於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次日晏朝後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帝親籍其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獄具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逆黨皆伏誅張綵獄斃磔其屍閣臣焦芳劉宇曹元而下尚書畢亨朱恩等共六十餘人皆降謫已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

○張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總神機營與瑾爲黨已而惡其所爲瑾亦覺其不附已也言於帝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帝前訴瑾陷已帝召瑾與質方爭辯永輒奮拳毆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爲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及寘鐫反命永及右都御史楊一清往討帝戎服送之東華

門賜關防金瓜鋼斧以行寵遇甚盛瑾亦忌之而帝方嚮永不能間也師出真番已禽永遂率五百騎撫定餘黨還次靈州與一清言欲奏瑾不法事一清曰彼在上左右公言能必入乎不如以計誅之因爲永畫策永大喜語詳一清傳是時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京師籍籍謂瑾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亂適永捷疏至將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俟事成竝禽永或以告永永先期入獻俘是夜遂奏誅瑾於是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王敞等奏永輯寧中外兩建奇勲遂封永兄富爲泰安伯弟容爲安定伯涿州男子王牙嘗刺龍形及人王字於足永以爲妖人禽之兵部尚書何鑑乞加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廷臣內閣以非制格之永意沮乃辭免恩澤吏部尚書楊一清言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久之坐庫官盜庫銀事間住九年北邊有警命永督宣府大同延綏軍禦之寇退乃還寧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邊兵二千先行時王守仁已禽宸濠檻車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縱宸濠於鄱陽湖俟帝至與戰守仁不可至杭州詣永永拒不見守仁叱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爲氣懾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

極王師至亂將不測永大悟乃曰羣小在側永來欲保護聖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檻車曰此宜歸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卽付永而與永偕還江西時太監張忠等已從大江至南昌方窮治逆黨見永至大沮永留數旬促忠同歸江西賴以安忠等屢讒守仁亦賴永營解獲免武宗崩永督九門防變世宗立御史蕭淮奏谷大用邱聚輩蠱惑先帝黨惡爲奸並及永詔永閒住已而淮復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然永在江西實非有不法也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言永功大不可泯乃起永掌御用監提督團營未幾卒

谷大用者瑾掌司禮監時提督西廠分遣官校遠出偵事江西南康民吳登顯等五月五日爲競渡誣以擅造龍舟籍其家天下皆重足屏息建鷹房草場於安州奪民田無數瑾誅大用辭西廠未幾帝復欲用之大學士李東陽力諫乃止六年劉六劉七反命大用總督軍務偕伏羌伯毛銳兵部侍郎陸完討之大用駐臨清召邊將許恭郤永江彬劉暉等入內地聽調遣久之無功會賊過鎮江狼山遇颶風舟覆陸完兵至殲之遂封大用弟大亮爲永清伯而先是平寘鐸時其兄大寬已封高平伯矣義子冒陞賞者不可勝紀世宗立以迎立功賜

金幣給事中閻閔極論之尋降奉御居南京已召守康陵嘉靖十年籍其家魏彬當瑾時總三千營瑾誅代掌司禮監其年叙寧夏功封弟英鎮安伯馬永成兄山亦封平涼伯世宗立彬不自安爲英辭伯爵詔改都督同知世襲錦衣指揮使給事中楊秉義徐景嵩吳嚴皆言彬附和逆瑾結姻江彬宜置極典帝宥不問已而御史復論之始令閒住張忠霸州人正德時御馬太監與司禮張雄東廠張銳並侍豹房用事時號三張性皆兇悖忠利大盜張茂財結爲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而雄至怨其父不愛已致自宮拒不見同儕勸之乃垂簾杖其父然後相抱泣其無人理如此銳以捕妖言功加祿至一百二十石每緝事先令邏卒誘人爲奸乃捕之得賄則釋往往以危法中人三人並交通宸濠受減賢錢寧等賄以助成其叛寧王反忠勸帝親征其遮王守仁捷欲縱宸濠鄱陽待帝自戰皆忠之謀也是時又有吳經者尤親暱帝南征經先至揚州嘗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婦處女家掠以出號哭震遠近許以金贖貧者多自經先是又有劉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烏斯藏僧所齎金寶以百餘萬計廷臣交章諫不聽允至成都治裝歲餘費又數十萬公私匱竭旣至爲番人所襲允走



免將士死者數百人盡亡其所齋及歸武帝已崩世宗用御史王鈞等言張忠吳經發孝陵衛充軍張雄張銳下都察院鞫治允亦得罪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卽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典郎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云

明史卷三百四終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明史卷三百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舉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部事加公級張廷等奉

敕修

宦官二

李芳

馮保

張鯨

陳增

陳奉 高淮

梁永

陳矩

王安

魏忠賢

王體乾

崔文昇

張彝憲

高起潛

明史卷三百五

列傳一

王承恩

方正化

李芳穆宗朝內官監太監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見信任。初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蠟官工部尚書修蘆溝橋所侵盜萬計。其屬言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隆慶元年二月芳劾之時杲已削官乃下獄遣戍盡汰其所冒冗員。又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以是大爲同類所嫉。而是時司禮諸閹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爭備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鰲山燈導帝爲長夜飲。芳切諫帝不悅。祥等復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閒住。二年十一月復杖芳八十下

刑部監禁待決。尚書毛愷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祥等益橫。前司禮太監黃錦已革廕祥輒復子之。工部尚書雷禮劾祥傳造採辦器物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工厰存留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罪祥而令禮致仕。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戍。法司不預聞。納肅藩輔國將軍縉熿賄越制得嗣封。肅王洪允貪肆內閣大臣亦有因之以進者。三人所糜國帑無算。帝享太廟三人皆冠進賢冠服祭服以從。爵賞辭謝與六卿埒。廷臣論劾者太常少卿周怡以外補去。

給事中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丞鄭履淳皆廷杖削籍三人各廢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獨久繫獄四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熟審屆期請宥芳乃得釋充南京淨軍

○馮保深州人嘉靖中爲司禮秉筆太監隆慶元年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事時司禮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適不悅於穆宗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罷拱復薦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監者例不當掌司禮保疾拱彌甚乃與張居正深相結謀去之會居正亦欲去拱專柄兩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屬居正豫草遺詔爲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拱益惡保思逐之穆宗甫崩保言於后妃斥孟冲而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寶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既掌司禮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勢益張拱諷六科給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交章數其奸而給事中維遵陸樹德又特疏論列拱意疏下卽擬旨逐保而保匿其疏亟與居正定謀遂逐拱去初穆宗崩拱於閣中大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譖於后妃曰拱斥太子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迨

拱去保憾猶未釋萬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偽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保欲緣此族拱與居正謀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許之踰日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鞫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敢鞫而罷會廷臣楊博葛守禮等保持之居正亦迫衆議微諷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慈聖太后遇帝嚴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客用爲乾清宮管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帝罪已手詔令頒示閣臣詞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筆孫德秀溫太及掌兵仗局周海而令諸內侍俱白陳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時八年十一月也保善琴能書帝屢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所以待之甚隆後保益橫肆卽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而

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時引大體  
內閣產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進保使使謂居  
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玩好又能約束其子弟  
不敢肆惡都人亦以是稱之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  
任專國柄者由保爲之左右也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  
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爲保居正交關語言且數用計  
使兩人相疑旋復相好兩人皆在爵術中事與籌畫因  
恃勢招權利大臣亦多與通爵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  
詰其橫如此居正之奪情及杖吳中行等保有功焉已  
而居正死其黨益結保自固居正以遺疏薦其座主潘  
晟入閣保卽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植王國給事中王繼  
光相繼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內閣張四維度申時  
行不肯爲晟下擬旨允之帝卽報可保時病起詬曰我  
小恙遽無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  
難之擬廕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  
而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  
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爵大  
受等竊權如故然是時太后久歸政保失所倚帝又積  
怒保東宮舊闈張鯨張誠乘間陳其過惡請令閒住帝  
猶畏之曰若犬伴上殿來朕柰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

入乃從之。會御史李植江東之彈章入，遂謫保奉御南  
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從子邦寧，竝官都督，削職下  
獄，瘐死。大受及其黨周海、何忠等八人，貶小火者。司香  
孝陵，爵與大受子州瘴，永戍。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  
珠寶瑰異，稱是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爲  
張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  
未備，太后間以爲言。帝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  
馮二家其價驟貴。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  
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而其時錦衣都督劉守有與僚  
屬張昭、龐清、馮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隱沒得罪。」

張鯨，新城人，太監。張宏名下也。丙豎初入宮，必投一大  
璫爲主，謂之名下。馮保用事，鯨害其寵，爲帝畫策害保。  
宏謂鯨曰：「馮公前輩，且有骨力，不宜去之。」鯨不聽。既譖  
逐保，宏遂代保掌司禮監，而鯨掌東廠。宏無過惡，以賢  
稱。萬曆十二年卒。張誠代掌司禮監，十八年鯨罷東廠。  
誠兼掌之。二十四年春，以誠聯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  
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姪皆削職治罪。鯨性剛果，帝  
倚任之。其在東廠兼掌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  
而其用事司房邢尚智，招權受賄。萬曆十六年冬，御史  
何出光劾鯨及其黨鴻臚序班尚智與錦衣都督劉守。

有相倚爲奸專擅威福罪當死者八帝命鯨策勵供事而削尚智守有職餘黨法司提問給事中陳尚象吳文粹楊文煥御史方萬策崔景榮復相繼論列報聞法司奏鯨等贓罪尚智論死鯨被切責給事中張應登再疏論之御史馬象乾并劾大學士申時行阿縱帝皆不聽命下象乾詔獄以時行及同官許國王錫爵等申救象乾疏乃留中給事中李沂至謂帝納鯨金寶故寬鯨罪帝大怒言沂等爲張居正馮保報復杖六十削其官鯨亦私家閒住已而南京兵部尚書吳文華率南九卿請罪鯨而宥言者帝亦不聽尋復召鯨入給事中陳與郊御史賈希夷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給事中徐常吉御史王以通等言益力俱不報最後大理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指鯨以賄復進帝怒甚召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命治于仁罪而召鯨令時行等傳諭責訓之鯨寵遂衰尚智後減死充軍

陳增神宗朝礦稅太監也萬曆十二年房山縣民史錦奏請開礦下撫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臺山還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治帝聞之喜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遣官開礦時行等仍執

案治當  
案治當  
案治當

不可至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  
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  
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  
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  
營建之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其遣官自二十  
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卽命中官與其人偕  
往天下在在有之真保薊永則王亮昌黎遷安則田進  
昌平橫嶺涑水珠寶窩山則王忠真定復益以王虎并  
採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則趙  
欽山西則張忠河南則魯坤廣東則李鳳李敬雲南則  
楊榮遼東則高淮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宗湖廣則陳  
奉而增奉敕開採山東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  
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璫小監縱橫繹  
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  
下蕭然生靈塗炭矣其最橫者增及陳奉高淮二十四  
年增始至山東卽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帝爲逮問削職  
益都知縣吳宗堯抗增被陷幾死詔獄巡撫尹應元奏  
增二十大罪亦罰俸已復命增兼徵山東店稅與臨清  
稅監馬堂相爭帝爲和解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增益  
肆無忌其黨內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全治等自江南



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撥金寶募人告密誣大  
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狩伯家殺人莫敢問御史劉  
日梧具以狀聞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等阻塞鹽課  
帝俱弗省久之鳳陽巡撫李三才劾守訓奸賊增懼因  
搜得守訓違禁珍寶及賕銀四十餘萬聞於朝命械入  
京鞫治乃論死而增肆惡山東者十年至三十二年始  
死陳奉御馬監奉御也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荊州  
店稅兼採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奉兼領數  
使恣行威虐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  
骨同奉自武昌抵荊州聚數千人謀於塗競擲瓦石擊  
之奉走免遂誣襄陽知府李商畊黃州知府趙文煒荆  
州推官華珏荆門知州高則巽黃州經歷車任重等煽  
亂帝爲逮珏任重而謫商畊等官興國州奸人漆有光  
許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  
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  
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  
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許奏語多不讐請罷不治  
而停他處開掘不報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變南京  
吏部主事吳中明奏言奉嚇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  
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王生之女沈生

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  
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支可大曲爲蒙蔽  
天下禍亂將何所底大學士沈一貫亦言陳奉入楚始  
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  
等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  
皆置不問奉復使人開穀城礦不獲脅其庫金爲縣民  
所逐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劾奉十大罪奉隨誣奏降  
應京雜職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  
可奉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緹騎逮訊  
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送之奉又榜列應  
京罪狀於衢民切齒恨復相聚圍奉署誓必殺奉奉逃  
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  
可大護奉焚其轅門事聞一貫及給事中姚文蔚等請  
撤奉不報而御馬監監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稅亦奏  
奉水沮商舟陸截販賈徵三解一病國剝民帝始召奉  
歸而用一貫請革可大職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  
去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爲民所掠多與徒衛導之  
出疆楚民無不毒恨者奉至京師給事中陳維春郭如  
星復極言其罪帝不懌降二人雜職三十二年始釋應  
京歸之翰卒瘕死當奉劾商畊等時臨清賊亦謀而逐

馬堂馬堂者天津稅監也兼轄臨清始至諸吏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鐺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繫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爲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曰首難者我也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臨清民立祠以祀後十餘年堂擅往揚州巡鹽御史徐縉芳劾其九罪不問高淮尚膳監監丞也神宗寵愛諸稅監自大學士趙志臯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以故諸稅監益驕而淮及梁永尤甚淮與陳奉同時採礦徵稅遼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淮誣繫諸生數十人巡按楊宏科救之不報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奉旨會勘卒不問淮又惡遼東總兵馬林不爲已下劾罷之給事中侯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謫先春雜職巡按何爾健與淮互訐奏淮遣人邀於路責其奏事人錮之獄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餘張飛虎幟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謁帝潛住廣渠門外給事中田大益孫善繼姚文蔚等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

命降人意欲何爲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皆  
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御  
史袁九臯劉四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  
不報巡撫楫劾淮罪惡萬端且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  
亦不報淮因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奏其妄帝  
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  
射獵發黃票龍旂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  
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又扣除軍士月糧三十六年四  
月前屯衛軍甲而謀誓食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復變  
淮懼內奔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孟陽逐殺欽使劫奪  
御用錢糧二人皆逮問邊民益譁薊遼總督蹇達再疏  
暴淮罪乃召歸而以通灣稅監張譽兼領其事孟陽竟  
死獄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釋

○梁永御馬監監丞也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陝西徵  
收名馬貨物稅監故不典兵永獨畜馬五百匹招致亡  
命用十戶樂綱出入邊塞富平知縣王正志發其奸并  
劾礦監趙欽詔逮正志瘐死詔獄中渭南知縣徐斗牛  
廉吏也永責賂筆斃縣吏卒斗牛憤恨自縊死巡撫賈  
待問奏之帝顧使永會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賢并劾  
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宥待問永又請兼鎮守職

銜又請率兵巡花馬池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緣是帥諸  
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陝地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  
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顏指揮劉應  
聘諸生李洪遠等縱樂綱等肆為淫掠私宮良家子數  
千人稅額外增耗數倍藍田等七關歲得十萬復用奸  
人胡奉言索咸陽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斤麝香二十  
斤知縣宋時際怒勿予咸寧人道行遇盜跡之稅使役  
也知縣滿朝薦捕得之永誣時際朝薦劫稅銀帝命逮  
時際而以朝薦到官未久鐫秩一級陝西巡撫顧其志  
盡發其奸且言秦民萬眾共圖殺永大學士沈鯉朱賡  
請械永歸以安衆心帝悉置不報而釋時際勿逮復朝  
薦官會御史余懋衡方按陝西永懼使綱醜懋衡幾死  
訟於朝言官攻永者數十疏永部下諸亡命乃稍稍散  
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齎重寶輜輶盈路詐為上供  
物持劍戟弓弩結陣以行而永所遣人解馬匹者已乘  
郵傳先發九功等急馳欲追及與同出關朝薦疑其盜  
見九功等後至無驗邏兵與格鬪追至渭南殺數人盡  
奪其裝御史懋衡以捕盜殺傷聞永大窘聽樂綱謀使  
人繫疏髮中馳奏九功等各貢名馬金珠晴綠諸寶物  
而咸寧知縣朝薦奉余御史指伏兵渭南遮劫之鬻君

章等誣以盜帝怒曰御史酖無恙而朝薦代爲報復且劫貢物救逮朝薦而令撫按護永等還京三十四年事也是年楊榮爲雲南人所殺初榮妄奏阿瓦猛密諸番願內屬其地有寶井可歲益數十萬願賜救領其事帝許之既而榮所進不得什一乃誣知府熊鐸侵匿下法司又請詔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蕃柰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愈怙寵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詔獄已又誣劾雲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問百姓恨榮入骨相率燔稅廩殺委官張安民榮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至是怒指揮使樊高明後期榜掠絕劬枷以示衆又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於是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率寃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爲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大學士沈鯉揭爭且密屬太監陳矩剖示帝乃止誅世勛等而用巡撫陳用賓議令四川稅使邱乘雲兼攝雲南事當是時帝所遣中官無不播虐逞兇者湖口稅監李道劾降九江府經歷樊圃充又劾逮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降臨江知府顧起

淹由西稅監孫朝劾降夏縣知縣韓薰給事中程紹以  
救薰鐫一級給事中李應策等復救之遂削紹薰職巡  
撫魏允貞以阻撓罷去廣東稅監李鳳劾逮鄉官通判  
吳應鴻等鳳與珠池監李敬相仇巡按李時華恃敬搖  
劾鳳給事中宋一韓言鳳乾沒五千餘萬他珍寶稱是  
吏部尚書李戴等言鳳釀禍致潮陽鼓譟粵中人爭欲  
殺之帝不問而敬惡亦不減於鳳採珠七八年歲得珠  
近萬兩其後珠池盜起敬乃請罷採山西礦監張忠劾  
降夏縣知縣袁應春又劾逮西城兵馬戴文龍江西礦  
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饒州通判陳奇  
可諭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饒縣勘礦洞知縣李  
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渴憊而歸乃磔  
鴻罷其官橫嶺礦監王虎以廣昌民變劾降易州知州  
孫大祚蘇杭織造太監兼管稅務孫隆激民變遍焚諸  
札委稅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福建稅監高案薦布政  
使陳性學立擢巡撫居閩十餘年廣肆毒害四十二年  
四月萬眾洶洶欲殺案案率甲士二百餘人入巡撫袁  
一驥署露刃劫之令諭眾退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  
純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釋一驥復拘同知陳豸於署者  
久之事聞帝召案還命出豸而一驥由此罷他若山東

張昇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為民害迨帝崩始下遺詔罷礦稅撤諸中使還京

陳矩安肅人萬曆中為司禮秉筆太監二十六年提督東廠為人平恕識大體嘗奉詔收書籍中有侍郎呂坤所著閨範圖說帝以賜鄭貴妃妃自為序鈐諸木時國本未定或作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大指言貴妃欲奪儲位坤陰助之并及張養蒙魏允貞等九人語極妄託踰三年皇太子立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

竝議言貴妃與大學士朱賡戎政尚書王世揚二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結謀易太子其言益妄誕不經矩獲之以聞大學士賡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錦衣衛大索必得造妖書者時大獄碎發緝校交錯都下以風影捕繫所株連甚眾之禎欲陷錦衣指揮周嘉慶首輔沈一貫欲陷次輔沈鯉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屬矩矩正色拒之已而百戶蔣臣捕鱖生光至生光者京師無賴人也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脅國泰及繼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訊不承妻妾子弟皆掠治無完膚矩心念生光即寬然前罪已當死且獄



無主名上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禮部侍郎李廷機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乃具獄生光坐凌遲死鯉正域嘉慶及株連者皆賴矩得全二十三年掌司禮監督廠如故帝欲杖建言參政姜士昌以矩諫而止雲南民殺稅監楊榮帝欲盡捕亂者亦以矩言獲免明年奉詔慮囚御史曹學程以阻封日本酋關白事繫獄且十年法司請於矩求出矩謝不敢已而密白之竟得釋餘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賜祠額曰清忠自馮保張誠張鯉相繼獲罪其黨有所懲不敢大肆帝亦惡其黨盛有缺多不補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常膳舊以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宮管事牌子常雲獨辦以故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惟四方採權者帝實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尋致禍亂云

○王安雄縣人初隸馮保名下萬曆二十二年陳矩薦於帝命爲皇長子伴讀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搆皇長子過安善調護貴妃無所得挺擊事起貴妃心懼安爲太子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帝大悅光宗卽位擢司禮秉筆太監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書舍人汪文言言勸帝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大學士劉一燝給事中楊

漣御史左光斗等皆重之初西宮李選侍怙寵陵熹宗生母王才人安內忿不平及光宗崩選侍與心腹閹李進忠等謀挾皇長子自重安發其謀於漣漣偕一燦等入臨安給選侍抱皇長子出擇吉卽位選侍移別宮去事詳一燦等傳熹宗心德安言無不納安爲人剛直而疎又善病不能數見帝魏忠賢始進自結於安名下魏朝朝日夕譽忠賢安信之及安怒朝與忠賢爭客氏也勒朝退而忠賢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天啓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貴忠耶忠賢意乃決嗾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充南海子淨軍而以劉朝爲南海子提督使殺安劉朝者李選侍私閹故以移宮次庫下獄宥出者旣至絕安食安取籬落中蘆菹啗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安死三年忠賢遂誣東林諸人與安交通興大獄清流之禍烈矣莊烈帝立賜祠額曰昭忠

○魏忠賢肅寧人少無賴與羣惡少博不勝爲所苦恚而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其後乃復姓賜名忠賢云忠賢自萬曆中選入宮隸太監孫暹黃緣入甲字庫又求爲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諂事魏朝朝數稱忠賢於安安

亦善遇之。長孫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謂對食者也。及忠賢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忠賢。兩人深相結。光宗崩。長孫嗣立。是爲熹宗。忠賢客氏竝有寵。未踰月。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忠賢兄釗。俱錦衣千戶。忠賢尋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二店。忠賢不識字例。不當入司禮。以客氏故得之。天啓元年。詔賜客氏香火田。叙忠賢治皇祖陵功。御史王心一諫不聽。及帝大婚。御史畢佐周劉蘭請遣客氏出外。大學士劉一燝亦言之。帝戀戀不忍舍。曰。皇太后幼賴媪保護。俟皇祖大葬。議之。忠賢顧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謀殺之。盡斥安名下諸閹。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兩人。兩人勢益張。用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爲羽翼。宮中人莫敢忤。旣而客氏出。復召入。御史周宗建侍郎陳邦瞻御史馬鳴起給事中侯震暘先後力爭。俱被詰責。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復言之。竝謫外。尚未指及忠賢也。忠賢乃勸帝選武閹鍊火器。爲內操。密結大學士沈瀧爲援。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刑部主事劉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賴大學士葉向高救免。初。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

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爭指斥宮禁宰  
輔大臣爲言者所彈擊輒引疾避去吏部郎顧憲成講  
學東林書院海內士大夫多附之東林之名自是始既  
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益廷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  
目之爲邪黨天啓初廢斥殆盡識者已憂其過激變生  
及忠賢勢成其黨果謀倚之以傾東林而徐大化霍維  
華孫杰首附忠賢劉一燦及尚書周嘉謨竝爲杰劾去  
然是時葉向高韓爌方輔政鄒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  
龍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等在言路皆力  
持清議忠賢未克逞二年敘慶陵功廕忠賢弟姪錦衣  
衛指揮僉事給事中惠世揚尚書王紀論沈瀛交通客  
魏俱被譴去會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以時忠賢讒  
慝所致修撰文震孟太僕少卿滿朝薦相繼言之亦俱  
黜三年春引其私人魏廣微爲大學士令御史郭鞏訐  
宗建一燦元標及楊漣周朝瑞等保舉熊廷弼黨邪誤  
國宗建駭鞏受忠賢指揮御史方大任助宗建攻鞏及  
忠賢皆不勝其秋詔忠賢吸客氏子國興所廕錦衣官  
竝世襲兵部尚書董漢儒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交  
諫不從忠賢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恣爲威  
虐矯詔賜光宗選侍趙氏死裕妃張氏有娠客氏譖殺

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張氏娠客氏以計墮其胎帝  
由此乏嗣他所害宮嬪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  
馬鑑等甚衆禁掖事祕莫詳也是冬兼掌東廠事四年  
給事中傅櫬結忠賢甥傅應星爲兄弟誣奏中書汪文  
言竝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鎮撫獄將大行羅織掌  
鎮撫劉僑受葉向高教止坐文言忠賢大怒削僑籍而  
以私人許顯純代是時御史李應昇以內操諫給事中  
霍守典以忠賢乞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忠賢濫廢諫  
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忠賢皆矯旨詰責於是副都  
御史楊漣憤甚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賢懼求解  
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  
爲剖析體乾等翼之帝愴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  
於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漣旣絀魏大中及給事中陳  
良訓許譽卿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  
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向高及禮部  
尚書翁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不許當是時忠  
賢憤甚欲盡殺異己者顧秉謙因陰籍其所忌姓名授  
忠賢使以次斥逐王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未  
幾工部郎中萬燦上疏刺忠賢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  
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子杖廷臣俱大驚

一時罷斥者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後數十人已又逐韓爌及兵部侍郎李邦華正人去國紛紛若振槁乃矯中旨召用例轉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爲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爲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爲給事中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爲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懋等爲之爪牙未幾復用擬戍崔呈秀爲御史呈秀乃造天鑿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爲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

東林黨人獻於忠賢忠賢喜於是羣小益求媚忠賢擅臂攻東林矣初朝臣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與熊廷弼獄事忠賢本無預其黨欲藉忠賢力傾諸正人遂相率歸忠賢稱義兒且云東林將害翁以故忠賢欲甘心焉御史張訥倪文煥給事中李魯生工部主事曹欽程等競搏擊善類爲報復而御史梁夢環復與汪文言獄下鎮撫司拷死許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漣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等六人至牽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於獄又殺廷弼而仗其姻御史吳裕中至死又削逐尚

書李宗延張問達侍郎公鼐等五十餘人朝署一空而特召元詩教劉述祖等爲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於是忠賢之黨徧要津矣當是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戚臣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死中書吳懷賢讀楊漣疏擊節稱歎奴告之斃懷賢籍其家武弁蔣應陽爲廷弼訟寃立誅死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僇甚至剝皮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其年敘門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又廕其族叔魏志德都督僉事擢傅應星爲左都督且旌其母而以魏良卿僉書僉衣衛掌南鎮撫司事六年二月鹵簿大駕成廕都督僉事復使其黨李永貞僞爲浙江太監李實奏逮治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攀龍赴水死順昌等六人死獄中蘇州民見順昌逮不平毆殺二校尉巡撫毛一鷺爲捕顏佩韋等五人悉誅死刑部尚書徐兆魁治獄視忠賢所怒卽坐大辟又從霍維華言命顧秉謙等修三朝要典極意詆諸黨人惡御史徐復陽請毀講學書院以絕黨根御史盧承欽又請立東林黨碑海內皆屏息喪氣霍維華遂教忠賢冒邊功矣遼陽男子武長春

遊妓家有妄言東廠禽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  
春敵問不獲且爲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勲詔封忠賢姪  
良卿爲肅寧伯賜宅第莊田頒鐵券吏部尚書王紹徽  
請崇其先世詔贈忠賢四代如本爵忠賢又矯詔遣其  
黨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收攬兵柄再敘功  
廕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浙江巡撫潘  
汝楨奏請爲忠賢建祠倉場總督薛貞言草場火以忠  
賢救得無害於是頌功德者相繼諸祠皆自此始矣編  
修吳孔嘉與宗人吳養春有讐誘養春僕告其主隱占  
黃山養春父子瘐死忠賢遣主事呂下問評事許志吉  
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殘酷知府石萬程不忍削髮  
去徽州幾亂其黨都督張體乾誣揚州知府劉鐸代李  
承恩謀釋獄結道士方景陽詛忠賢鐸竟斬又以睚眦  
怨誣新城侯子錦衣王國典論斬並黜主事徐石麟御  
史門克新誣吳人顧同寅孫文豸誅熊廷弼坐妖言律  
斬又逮侍郎王之寀斃於獄凡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  
問達何士晉程註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  
賊破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  
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自王體乾等外又  
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爲左



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  
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  
應元主殺僉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  
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爲呈秀輩  
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  
置死黨心忌張皇后其年秋誣后父張國紀縱奴不法  
矯中宮旨冀搖后帝爲致奴法而誚讓國紀忠賢未憚  
復使順天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交發國紀罪狀並  
言后非國紀女會王體乾危言沮之乃止其冬三殿成  
李永貞周應秋奏忠賢功遂進上公加恩二等魏良豹  
時已晉肅寧侯矣亦晉寧國公食祿如魏國公例再加  
恩蔭錦衣指揮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書薛鳳翔奏  
給賜第已而太監陶文奏築喜峰隘口成督師王之臣  
奏築山海城刑部尚書薛貞奏大盜王之錦獄南京修  
孝陵工竣甘鎮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  
區畫方畧忠賢又自奏二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  
所蔭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  
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而擢  
崔呈秀弟凝秀爲薊鎮副總兵名器僭濫於是爲極其  
同類盡鎮薊遼山西宣大諸阨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

棟等歲時略名馬珍玩勿絕七年春復以崔文昇總漕  
運李明道總河道胡良輔鎮天津文昇故侍光宗藥爲  
東林所攻者也海內爭望風獻諂諸督撫大吏聞鳴秦  
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德立祠洵洵若不及下及  
武夫賈豎諸無賴子亦各建祠窮極工巧攘奪民田廬  
斬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  
子以忠賢父配啓聖公初潘汝禎首上疏御史劉之待  
會藁遲一日卽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  
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章  
奏無巨細輒頌忠賢宗室若楚王華燧中書朱慎奎勳  
戚若豐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  
誠總督張我續及孫國楨張翌明郭允厚楊維和李時  
馨汪若極何廷樞楊維新陳爾翼郭如闇郭希  
禹徐溶輩佞詞累牘不顧羞恥忠賢亦時加恩澤以報  
之所有疏咸稱厥臣不名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  
圖票旨亦必曰朕與厥臣無敢名忠賢者山東產麒麟  
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立極等票旨云厥臣修德故仁  
獸至其誣罔若此前後賜獎救無算詰命皆擬丸錫文  
是年自春及秋忠賢冒款注燒餅禽阿班及羅鍊等功  
積廕錦衣指揮使至十有七入其族孫希孔希孟希堯

希舜鵬程姻戚董芳名王選楊六奇楊祚昌皆至左右  
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官又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  
魏撫民又從錦衣改尚寶卿而忠賢志願猶未極會袁  
崇煥奏寧遠捷忠賢乃令周應秋奏封其從孫鵬翼爲  
安平伯再敘三大工功封從子良棟爲東安侯加良卿  
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因徧賚諸廷臣用呈秀  
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獨絀崇煥功不錄時鵬翼良  
棟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饗南北郊  
祭太廟於是天下皆疑忠賢竊神器矣帝性機巧好親  
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輩輒奏  
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忠賢以是恣威  
福惟已意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鑼鼓  
鳴鏑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握刀者夾左右  
馳厨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章奏置急  
足馳白乃下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  
顧盼未嘗及也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  
歸私第騶從赫奕照衢路望若鹵簿忠賢故駭無他長  
其黨日夜教之客氏爲內主羣凶煽虐以是毒痛海內  
七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王素稔忠賢惡深自傲備  
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攻崔呈秀以嘗帝主事陸

澄原錢元慤員外郎史躬盛遂交章論忠賢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尅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賧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大懼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賢於鳳陽尋命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詔磔其屍懸首河間笞殺客氏於浣衣局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棄市籍其家客氏之籍也於其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爲人尤疾之崇禎二年命大學士韓爌等定逆案始盡逐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諸麗逆案者日夜圖報復其後溫體仁薛國觀輩相繼柄政潛傾正人爲翻逆案地帝亦厭廷臣黨比復委用中璫而逆案中阮大鍼等卒肆毒江左至於滅亡

王體乾李永貞涂文輔皆忠賢黨體乾昌平人柔佞深險熹宗初爲尚膳太監遷司禮秉筆王安之辭司禮掌印也體乾急謀於客魏奪之而置安於死用是一意附忠賢爲之盡力故事司禮掌印者位東廠上體乾避忠賢獨處其下故忠賢一無所忌楊漣劾忠賢疏上帝命體乾誦之置疏中切要語不讀漣遂得譴萬燦之死出

體乾意忠賢不識字體乾與永貞等爲之謀主遇票紅  
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及忠賢  
冒陵工殿工邊功等賞體乾永貞輩亦各廕錦衣官數  
人嘗疑選人錢受益黃願素爲錢謙益黃尊素兄弟欲  
並禁錮其阿媚忠賢如此及莊烈帝定逆案革體乾職  
籍其家永貞通州人萬曆中爲內侍犯法被繫者十八  
年光宗立得釋忠賢田事引其黨諸棟史賓等爲秉筆  
永貞入棟幕與忠賢堂班劉榮爲死友棟死黃緣得通  
於忠賢由文書房陞筆太監匝月五遷與體乾文輔  
及石元雅共爲忠賢心腹凡章奏入永貞等先鈐識窾  
要白忠賢議行崔呈秀所獻諸錄永貞等各置小冊袖  
中遇有處分則爭出冊告曰此某錄中人也故無得免  
者永貞性貪督二殿工治信王邸所侵沒無算莊烈帝  
立永貞陽引退行十五萬金於體乾及司禮王永祚王  
本政求援三人惡其反覆首於帝永貞懼遂亡去旣而  
被獲謫鳳陽尋以僞草李實奏逮至伏誅文輔初爲容  
氏子侯國興授讀諂附忠賢由司禮秉筆歷掌御馬監  
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奪寧安大長公主第爲廨署曰戶  
工總部騶從常數百人部部以下皆庭參勢燄出羣閭  
上莊烈帝立復附徐應元謫南京時有劉若愚者故隸

陳矩名下善書好學有文天啓初李永貞取入內直房  
主筆札永貞多密謀若愚心識之不敢與外廷通忠賢  
敗若愚爲楊維垣所劾充孝陵淨軍已御史劉重慶以  
李實誣高攀龍等七人事劾實實疏辨言係空印紙乃  
忠賢逼取之令永貞填書者帝驗疏墨在朱上遂誅永  
貞坐若愚大辟久之得釋若愚當忠賢時祿賜未嘗一  
及旣幽囚痛已之冤而恨體乾文輔輩之得漏網也作  
酌中志以自明凡四卷見者憐之

崔文昇者鄭貴妃宮中內侍也光宗立陞司禮秉筆掌  
御藥房時貴妃進帝美女四人帝幸焉旣而有疾文昇  
用大黃藥益劇不視朝外廷洶洶皆言文昇受貴妃指  
有異謀給事中楊漣言陛下哀毀之餘萬幾勞瘁文昇  
誤用伐藥又構造流言謂侍衛盡惑損陛下令名陛下  
奈何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然構造之說漣疑文昇誤用  
藥故爲此以圖卸罪其實出於文昇果否未知也未幾  
光宗服鴻臚丞李可灼紅丸遂崩言者交攻可灼及閣  
臣方從哲惟御史鄭宗周等直指文昇給事中魏大中  
言文昇之惡不下張差御史吳牲亦謂其罪浮可灼下  
廷議可灼論戍文昇謫南京及忠賢用事召文昇總督  
漣運兼管河道莊烈帝卽位召回御史吳煥復劾之疏

南上文昇卽結同黨伏宮門號哭聲撤御座帝大怒並其黨皆杖一百充孝陵淨軍

張燹憲莊烈帝朝司禮太監也帝初卽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旣而廷臣競門戶兵敗餉絀不能贊一策乃思復用近侍崇禎四年九月遣王應朝等監視關寧又遣王坤宣府劉文忠大同劉允中山山西監視軍馬而以燹憲有心計令鈞校戶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爲之建署名曰戶工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焉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飈等十餘人論諫不納吏部尚書閔洪學率朝臣具公疏爭帝曰

高羣臣殫心爲國朕何事乎內臣衆莫敢對南京侍郎呂維祺疏責輔臣不能匡救禮部侍郎李孫宸亦以召對力諫俱不聽燹憲遂按行兩部踞尚書上命郎中以下謁見工部侍郎高弘圖不爲下抗疏乞歸削籍去燹憲益驕縱故勒邊鎮軍器不發管盛甲主事孫肇典恐稽滯軍事因劾其悞國帝命回奏罪至遣戍主事金鉉周鏞皆以諫斥去工部尚書周士樸以不赴燹憲期被詰問罷去是時中璫勢復大振王坤至宣府甫踰月卽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落良機職命坤按治給事中魏呈潤爭之亦謫外坤性狂躁敢言朝中大吏有欲倚之

相傾擠者於是坤抗疏劾修撰陳于泰謂其盜竊科名  
語侵周延儒給事中傅朝佐言坤妄干彈劾之權且其  
文詞練達機鋒挑激必有陰邪險人主之其意指溫體  
仁帝置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內臣舉動幾  
於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一問至於身被彈擊猶忍  
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備責延儒欲以動帝帝怒  
削其籍時帝方一意用內臣故言者多得罪至八年八  
月始下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內侍今兵制廢立  
軍餉稍清盡撤監視總理又明年命彛憲守備南京尋  
死然帝卒用高起潛輩典兵監鎮馴至開關延賊遂底  
滅亡

高起潛<sub>一</sub>在內侍中以知兵稱帝委任之五年命偕其儔  
呂直督諸將征孔有德於登州明年凱旋時流賊大熾  
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爲內中軍分  
入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名曰監軍在邊鎮  
者悉名監視而起潛得監視寧錦諸軍已而諸監多侵  
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爲之下緣是皆  
無功八年盡撤諸鎮內臣惟起潛監視如故九年七月  
復遣太監李輔國許進忠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孫惟  
武劉元斌防馬水河時兵部尚書張鳳翼出督援軍宣



大總督梁廷棟亦引兵南特命起潛爲總監給金三萬  
賞功牌千以司禮大璫張雲漢韓贊周副之然起潛實  
未嘗決一戰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潛行部視  
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  
國疏爭被黜旣而與兵部尚書楊嗣昌比致宣大總督  
盧象昇孤軍戰歿又匿不言狀人多疾之十七年李白  
成將犯闕帝復命起潛監寧前諸軍而以杜勳鎮宣府  
勳至鎮卽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忽傳旨云  
杜勳罵賊殉難予廕祠蓋爲內臣蒙蔽也未幾勳從賊  
至自成設黃幄坐廣寧門外秦晉二王左右席地坐勳  
侍其下呼城上請入見守城諸璫縋之上同入大內盛  
稱賊勢勸帝自爲計左右請留之勳曰不返則二王危  
乃縱之出復縋下語守城諸璫曰吾曹富貴固在也俄  
而城陷諸璫皆降及賊敗將遁乃下令盡逐內豎無貴  
賤老弱皆號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門賊遂捆載  
其金帛珠寶西去初內臣奉命守城已有異志令士卒  
皆持白楊杖朱其外貫鐵環於端使有聲格擊則折至  
是賊卽以其杖驅焉廣寧門之啓或曰太監曹化淳獻  
之或曰化淳實守東直門而化淳入

國朝上疏奏辨甚力時倉卒莫能明也起潛赴寧前中

道棄關走福王召爲京營提督後亦降於我  
大清

王承恩太監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禮秉筆太監崇禎  
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關帝命承恩提督京營是時事  
勢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賊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  
門承恩見賊坎牆急發礮擊之連斃數人而諸璫世泄  
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內官備親征夜分內城陷天將  
曙帝崩於壽皇亭承恩卽自縊其下福王時諡忠愍  
本朝賜地六十畝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側

方正化山東人崇禎時爲司禮太監十五年冬畿輔被  
兵命總監保定軍務有全城功已而撤還十七年二月  
復命出鎮正化頓首辭帝不許又頓首曰奴此行萬無  
能爲不過一死報主恩爾帝亦垂涕遣之旣至與同知  
邵宗元等登陴共守有請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亂諸公  
好爲之及城陷擊殺數十人賊問若爲誰厲聲曰我總  
監方公也賊攢刀斫殺之其從奄皆死時內臣殉難者  
更有故司禮掌印太監高時明司禮秉筆太監李鳳翔  
提督諸監局太監褚憲章張國元四人督東廠太監王  
之心家最富旣降賊勒其貲拷死南渡時建旌忠祠祀  
諸死難者以王承恩爲正祀內臣正化等附祀而之心

亦濫與焉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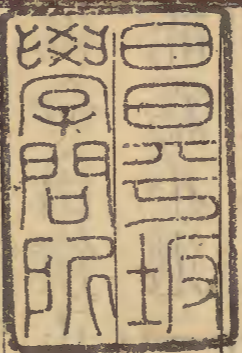
...

...

...

...

...



明史卷三百五終

太政司印

